

女性主义文学的创始人

吴尔芙

百家文学之旅 7 **Virginia Woolf**

约翰·雷门 (John Lehmann) 著

余光照 译



百家出版社

百家文学之旅 7

吴尔芙

Virginia Woolf

约翰·雷门 (John Lehmann) © 著
余光照 © 译
刘亮雅 © 导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吴尔芙 / (英) 雷门 (Lehmann, J.) 著; 余光照译,
上海: 百家出版社, 2004.8

(百家文学之旅)

ISBN 7-80703-135-2

I. 吴… II. ①雷…②余… III. 吴尔芙, V. (1882~
1941) —传记 IV. 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1) 第081719号

推荐导读

如果说海明威是个在世俗中打滚、耽于自我戏剧化的作家，那么长他十几岁的吴尔芙就像一个博学但具梦想家气质的文人，出入于世俗之间，追寻丰富的性灵生活，从美学上的不断创新到对心灵与体制的深掘剥视。阅读吴尔芙小说的快感便是她比写实主义还要写实，能捕捉瞬间闪动的心灵活动，触探神秘深邃经验。近年来吴尔芙常被视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作家，有关她的传记一本接一本出版，对她的兴趣大抵是心理分析式的：她如何忿忿于生长在书香世家、却无法接受学校教育，如何因幼年遭受性侵害导致性冷感，如何因少女时期至亲接踵死亡而数度精神崩溃，如何因前述因素而成为厌食症者、躁郁症者，以及她与薇塔·萨克维尔-威斯特的女同性恋关系。虽然新传记不无可取之处，但对于像吴尔芙这般充满创作能量的才女却显然不足。反而是这本一九七五年问世的评传除了探讨吴尔芙的心理问题，也追溯了吴尔芙的创作生涯，描述她对人的好奇以及幽默、快乐，评议其每部作品，让我们看到一个几乎从识字便立志当作家的女子动人的一生。作者约翰·雷门是吴尔芙最钟爱的外甥朱利安的好友，也曾任吴尔芙夫妇经营的霍加斯出版社经理，本身又是诗人、评论家，身兼亲密友人与后辈诗人，因此评传具有了解与批判的深度。

生于一八八二年，卒于一九四一年，吴尔芙体验了维多利亚社会的消逝，大英帝国的没落，以及两次世界大战。而身为伦敦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艺文圈健将，吴尔芙又深受美学、佛洛伊德、女性主义及同性恋运动影响。新与旧、女性与父权、异议与帝国等之间的冲突紧张遂成了她的小说之主要关注。早在她第一部长篇小说《出航》（*The Voyage Out*, 一九一五）中，透过少女瑞秋横渡大西洋、造访南美洲大英帝国势力边陲，吴尔芙便改写了以男性征讨扩张为中心的帝国旅行，而勾勒出女性的另类旅行，探索自我、欲望与婚姻的意义，以及女性情谊。瑞秋最后染病死亡具有丰富的意涵。《出航》的笔法较似传统，但第三部小说《雅各的房间》（*Jacob's Room*, 一九二二）已深具实验性。等到《达罗卫夫人》（*Mrs. Dalloway*, 一九二五）、《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 一九二七）、《海浪》（*The Waves*, 一九三一）出现，则展现圆熟的意识流技巧。

吴尔芙与乔伊斯 (James Joyce)、普鲁斯特 (Marcel Proust)、福克纳 (William Faulkner) 堪称意识流小说的“四大金刚”。吴尔芙独门的意识流技巧富于意象、隐喻，具强烈抒情性与音乐性，常呈现独处时细致神秘的内心活动，捕捉飘忽幽微的遐思与感觉。即使是宴会、交谈之类的人际接触，亦被复杂的内心思维筛过。像《达罗卫夫人》中克莱丽莎·达罗卫从早晨打开窗，便忆及少女时期，纷纭的思绪掠过她心头。而老友彼得意外出现，两人则一边交谈，一边继续手边工作，一边内心翻涌。《到灯塔去》一开始，阮赛夫妇为隔天天气好不好、能否去灯塔的简短争执，夹杂旁人插话及此刻活动，每一句也引发长段意识流。外在情节粉碎为多层次的感官、意识，纷杂的思绪、遐想、回忆如雨点飘落，与此刻的动作交杂，仿佛音乐里不同音部、乐器的交鸣。更特别的是，意识活动充满细微的情绪变化，一如音乐里主旋律与副旋律的纠缠轮转。有时分明是话语却没有引号，明明是思绪却加了引号，暗示两者的混融。主要情节其实并不繁复，但经纬全需读者重建。这种种均打破写实主义成规，也与心理小说大异其趣。

吴尔芙擅以悠长的句子呈现覆沓、瞬间流转的意识活动，以动词时态的切换表现意识里过去与现在不同之时间，并巧妙滑移穿梭在不同人物的心灵活动之间，像《达罗卫夫人》中克莱丽莎上街买花，叙述重心便由她流转到街头诸多陌生人的意识。一个爆炸声，一只在空中写字的飞机都吸引众人目光，引发各样心绪。这样不经意的滑移似显示人与人的贴近，但实则不然：人人沉浸于私密的狂喜或存在焦虑里。《到灯塔去》中热闹的晚宴上，女主人阮赛太太一度神色委顿、心思邈远，亦显现喧嚣之中的寂寞。

《达罗卫夫人》描写中年国会议员夫人的一天，从早上准备晚宴到晚宴举行，但这一天负载许多的过往，包括克莱丽莎私密的过去以及英国历经一次大战的伤痛。作为一个热衷社交生活的花蝴蝶，克莱丽莎依附丈夫，似乎仅是虚矫浮华的上流阶级之一员。然而这一天她却忆及青春理想与当年对莎莉的狂爱，忆及她不得不结婚，便选择了达罗卫，以保有内心秘密与自由。端详镜子，她可以看到自己的多面。原来克莱丽莎是个躲在暗柜的花蝴蝶，进退于表里不一的双面生活。而小说另一条线所描写的赛提默斯则如同她暗昧的某一面。疯掉了的大战英雄赛提默斯一如折翼的鸟，他与爆炸声乃是战后繁华伦敦里挥之不去的毁灭阴影。

赛提默斯跳楼自尽，素不相识的克莱丽莎在晚宴中得知，却能凭直觉了解他是抗议战争及精神病学所代表的父权体制。克莱丽莎冥想赛提默斯之死，在肯定其选择的同时，也部分涤除了自己与体制的共谋。

《到灯塔去》将背景由伦敦都会移至英国离岛的乡村别墅，情节仅是中年哲学家阮赛夫妇与亲友由某个下午到晚宴，以及十年后某个清晨到中午的活动。但所涉及的却是对维多利亚婚姻家庭的重新想像与评价，对于与父权共谋的维多利亚母亲尤其爱怨交加。小说一开始便是典型的“母-子-父”伊迪帕斯三角关系，阮赛太太是父（阮赛先生）子（詹姆士）感情支柱与爱欲对象，詹姆士虽是稚龄，却看到母亲抚慰父亲时的光热，以及之后的力竭疲惫，并对父亲抢走母亲满怀愤恨。随之我们发现，母子正在窗前被凝视，业余画家/老处女莉莉正绘制一幅母子图，她既爱恋阮赛太太又发觉后者重男轻女，令她痛苦不安。莉莉一再修改构图，打破以男人/儿子为中心的思考，但十年后才解决对阮赛太太的复杂情结。

《海浪》更趋探索神秘内心，语言比前两部更精简、诗化。三女三男声音轮替，由少至老，看似自述，但往往是内心介乎意识与无意识间的活动。每章开头一小段斜体字描写海滩变化，从日升到日落，正呼应六个人物由少至老。六个人物中分量最重的伯纳德关注于书写、时间、性别与人生意义。

吴尔芙除了以意识流小说驰名，她幽默讽刺的功力也是一绝。狂想小说《欧兰朵》（*Orlando*, 一九二八）（曾改编为电影《美丽佳人欧兰朵》）横跨三百多年，欧兰朵原是老迈的伊莉莎白一世宠幸的贵族美少男，至十八世纪突变为美女，以迄于二十世纪。变性常不见容于社会，吴尔芙却藉欧兰朵神奇变性嘲讽性别的楚河汉界。男身欧兰朵继承豪宅巨园，是统治阶级的当然成员，女身欧兰朵则被剥夺继承权，只好逛百货公司。男尊女卑不言而喻。但正因欧兰朵及自然变性，历经时装的变异，遂不禁疑惑性别究竟是服装造就的，抑或仅标示男女天生的差异，因此非男即女？但为何心理性别往往摇摆于男女之间？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又雌雄难辨，可见两性二分并不能想当然尔。男变女的欧兰朵既难以忍受社会规范下女人被要求示弱装笨、谄媚男人，却又喜爱女装的富丽优雅，女人内心世界的丰富，并感到男人逞强好勇、外强中干。欧兰朵一再打翻性别疆界：有时既想当男又想当女，

有时两者都不想。女身欧兰朵还曾男装拜访妓女，更让人眼花缭乱。

吴尔芙的创作，除前述小说外尚有《夜与日》(Night and Day,一九一九)、《岁月》(The Years,一九三七)、《幕间》(Between the Acts,一九四一)。此外，她的论文《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一九二九)与《三个基尼》(Three Guineas,一九三八)，亦是重量级女性主义论著。《一间自己的屋子》对父权的挖苦嘲谑和《三个基尼》的痛切指控均历久弥新。吴尔芙的意识流小说，虽无对父权的直接控诉，然而她从琐碎的日常生活及丰富的内心世界去探照体制的问题，刻画压迫与被压迫的复杂关系，显现的却是一个梦想家极其深沉撼人的视野。

刘亮雅

(本文作者为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

目 录

推荐导读·····	I
人文荟萃的时代风貌·····	1
童年生活·····	2
成长中的艰辛·····	9
新生活的开始·····	13
外貌与才情兼美的姊妹花·····	19
婚姻大事·····	20
严重的精神疾病·····	28
夫妻自创出版社·····	36
早期的小说·····	39
维吉妮亚的小说宣言·····	41
意识流·····	44
《达罗卫夫人》·····	47
《到灯塔去》·····	52
薇塔与《欧兰朵》·····	58
《一间自己的屋子》·····	63
写作出版换来宽裕的生活·····	66
经营的难题·····	72
《海浪》·····	75
频繁的社交与写作生活·····	82
《岁月》·····	91
评论文章·····	94
《罗杰·佛莱传记》·····	101

《幕间》	102
投河自尽	110
感谢	113
参考书目	113
吴尔芙年表	115
图片说明	117
索引	122

人文荟萃的时代风貌

在自传《重新开始》(Beginning Again)里，伦纳德·吴尔芙(Leonard Woolf)写道：“布卢姆斯伯里艺文圈(Bloomsbury)从以前到现在都被用来——通常是滥用——指称一群多半是想像出来的人，以及多半是想像出来的目标和人格特质。”她接着以典型的自相矛盾语气表示：“我是这圈子的一员，我也是这一小撮人之一，这一小撮人最后确实形成一群住在伦敦某区或其附近的朋友，该区的法定名称就叫做布卢姆斯伯里。”

这群朋友的核心分子在二十世纪初的剑桥集结。他们大多为三一学院或国王学院的大学生，全都聪慧过人，许多人隶属一个叫做“使徒”(The Apostles)的秘密剑桥菁英社团，该社团已经存在好几个世代。他们分享，或可说是渐渐分享某种对生命、对思想以及对艺术创造所抱持的态度，这种态度主要承袭自一位与他们几乎同时代的朋友：哲学家G.E.摩尔(G.E. Moore)。摩尔的《伦理学原理》(Principia Ethica)影响了他们所有人，程度之深远不仅限于剑桥的时期，事实上还影响了他们往后的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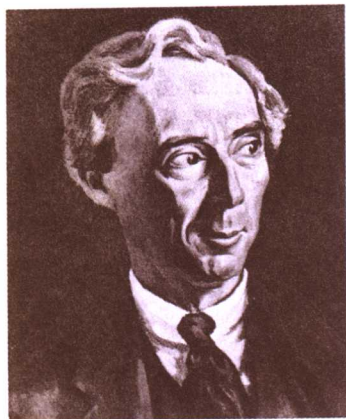
这群朋友中有几位后来变得声名显赫，最著名的有：反传统的传记作家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他著有《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名人传》(Eminent Victorians)和《维多利亚女王传》(Queen Victoria)；著名艺评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他和一九一〇年才与该团体密切往来的罗杰·佛莱(Roger Fry)乃是在英国推动“巴黎画派”(School of Paris)等后印象派画家的龙头老大；名震寰宇的革命性经济学家J.M.(Maynard Keynes，梅纳德·凯因斯后来人称凯因斯爵士)；以及雷纳德·吴尔芙。或许有点不公平，后人只记得雷纳德为其知名妻子的忠心丈夫，而忘了他还具有编辑、出版家、左翼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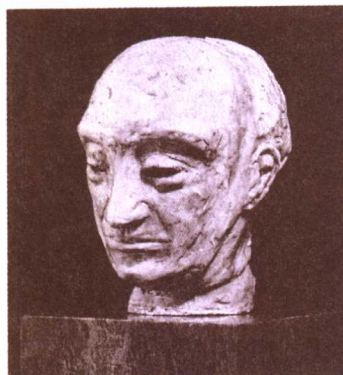
哲学家摩尔，他影响了后来称为布卢姆斯伯里艺文圈的剑桥一群友人。



梅纳德·凯因斯。凡妮莎·贝尔摄。



伯特兰·罗素的肖像画。罗杰·佛莱绘。



戴斯蒙·麦卡锡是他那一代最优秀的剧评家。头像由昆汀·贝尔所制。



E.M.(摩根)福斯特的肖像画。朵拉·卡灵顿绘。

理论家和教育家等多重身份。雷纳德·吴尔芙的犹太裔父亲是位杰出的女王律师顾问，卒于一八九二年，留下连同雷纳德一共十一个小孩在穷苦的环境中长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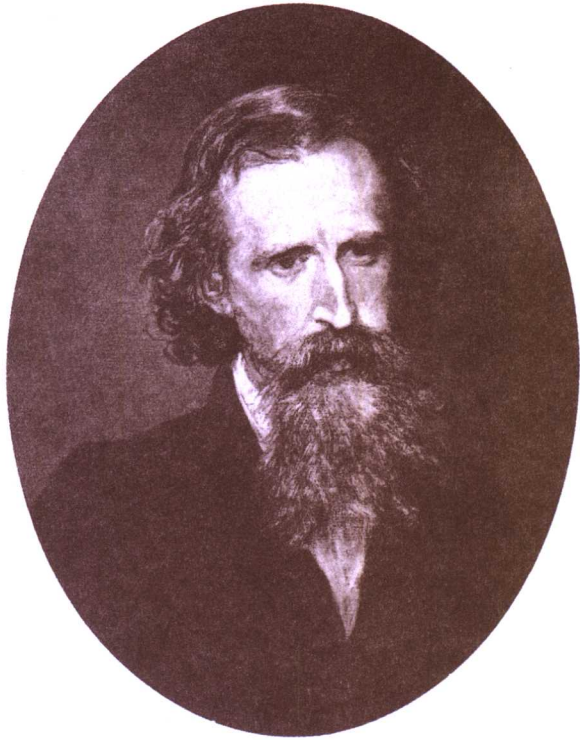
另有三位年纪稍长、名字总是与布卢姆斯伯里艺文圈连在一起的剑桥人，他们是：一致认为该圈子内才智最卓越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公认是他那一代最优秀的剧评家戴斯蒙·麦卡锡(Desmond MacCarthy，他和罗素一样，同为“使徒”一员)；以及似乎像只鼯鼠般忽隐忽现的小说家E.M.(Morgan)摩根·福斯特(Forster)。此外，在大众心目中，最具代表性的布卢姆斯伯里艺术家是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事实上，他是后来在一九〇七年间经由表兄利顿·斯特雷奇的引介才加入的。

在起初的交际圈子里还有一位朋友叫索比·史蒂芬(Thoby Stephen)，他和克莱夫·贝尔一样，从未加入“使徒”，而其容貌与性格远胜过他的才智。他就是莱斯里·史蒂芬爵士(Sir Leslie Stephen)的大儿子，史蒂芬爵士是有名的维多利亚时代文人、《国家人物传记辞典》(The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的首任编辑。索比·史蒂芬就读三一学院一年级的时，曾参加午夜社(Midnight Society)，一个当时刚创立的小型读书聚会，其中以克莱夫·贝尔、利顿·斯特雷奇、雷纳德·吴尔芙最耀眼。索比·史蒂芬有两个妹妹，凡妮莎(Vanessa)和弗吉尼亚(Virginia)，在史蒂芬这群才华洋溢的朋友从大学毕业之后，姐妹俩就和他们开始密切的往来。凡妮莎于一九〇七年嫁给克莱夫·贝尔，那时她刚从前一年晚秋其兄早逝的哀痛中复元。维吉妮亚则于一九一二年嫁给雷纳德·吴尔芙，当时的她已经年届三十；雷纳德放弃他在(锡兰)殖民政府的事业，只希望能娶她做妻子。克莱夫和凡妮莎·贝尔的小儿子昆汀·贝尔(Quentin Bell)在替阿姨维吉妮亚所写的传记中，把这场婚姻称为“她生命中最明智的决定”。

童年生活

维吉妮亚的童年生活相当不好受，这对一个生下来似乎便有意成为作家的小女孩来说，倒也有所裨益。

莱斯里·史蒂芬的第一任妻子是小说家萨克雷(Thackeray)的女儿哈莉特·玛莉安(米妮) [Harriet Marian(Minny)]。米妮死于一八七五年，留下一个女儿叫做萝拉(Laura)，萝拉智能不足，大半生就在精神病院度过。米妮的妹妹安(Anne)，人称安妮阿姨(Aunt Anny)，是一



位小说家，在史蒂芬家中极为强势。就在米妮去世几小时前，荷伯特·达克渥斯(Herbert Duckworth)之妻来访，她是萨克雷姊妹的密友，当时已是个寡妇，和孩子相依为命。她的闺名叫做茱莉亚·杰克森(Julia Jackson)，其母亲玛莉亚(Maria)，是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伦敦社会以艺术气质而非聪明才智闻名、无人不晓的帕特尔(Pattle)七姊妹之一。茱莉亚的阿姨卡梅伦(Cameron)女士，则是知名的早期摄影家；她的另一位阿姨叫做莎拉(Sarah)，也就是索比·普林赛普(Thoby Prinsep)之妻，性情有点古怪，是小荷兰酒馆(Little Holland House)的女主人，一些前拉斐尔派(Pre-Raphaelite)的画家是这家酒馆的常客。茱莉亚很快就成为莱斯里的知心密友与心灵慰藉，而莱斯里在一八七八年发觉自己爱上了她，于是便娶她为妻。接下来五年内四个小孩相继出生：凡妮莎在一八七九年出生，隔年生下索比，维吉妮亚是生于一八八二年，而亚德里安(Adrian)则生于一八八三年。

位于海德公园大门(Hyde Park Gate)二十二号的房子因而充满了孩子，以及络绎不绝登门拜访的婶婶、叔叔、表亲，维吉妮亚就在

(上)莱斯里·史蒂芬爵士，维吉妮亚·史蒂芬的父亲，他是位杰出的文人，《国家人物传记辞典》的首任编辑。该图按照G.F.瓦兹的原画翻刻。

(左上)茱莉亚·达克渥斯(本姓杰克森)在一八七八年成为莱斯里·史蒂芬爵士的续弦，维吉妮亚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这张照片作者为他们的阿姨，茱莉亚·玛格莉特·卡梅伦，她是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摄影家。

一九七五年的海德公园大门二十二号。自从史蒂芬家族居住以来，景致便不曾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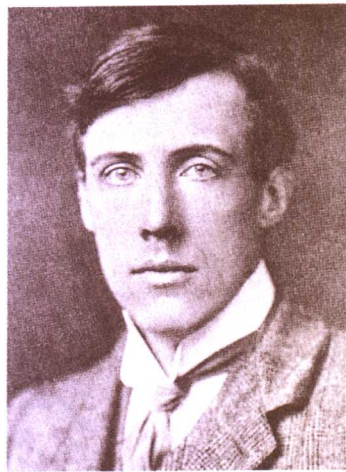


此长大。这个家族在茱莉亚那边有几个显赫的亲戚，但与贵族社会却鲜有往来交际。看来凡妮莎和维吉妮亚的姣好容貌似乎是遗传自茱莉亚的先祖辈。大抵来说，史蒂芬一家属于还算富裕的中上家庭和专业人士的阶级，特别看重知识成就，并与有名的福音教派“克拉彭教派”(Clapham Sect)有所关连，该教派在废除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年轻的时候，莱斯里曾经接受神职，以便取得三一学院(Trinity Hall)提供的奖学金，但是和其他许多心态恳切、博学多闻的维多利亚人一样，几年之后他便摒弃了信仰，离开剑桥，成为记者，并在美国内战期间宣扬北方的理念；正因如此，在他所结交的世界文友中，有相当数目是知名美国人，包括奥列佛·温戴尔·霍姆斯[译注：Oliver Wendell Holmes, 1841-1935，法官，人称“伟大的异议者”]和亨利·詹姆斯[译注：Henry James, 1843-1916，小说家，公认为心理小说大师，著有《波士顿人》、《鸽翼》等]，而曾在圣詹姆斯宫

(St James's)担任几年美国大使的诗人詹姆斯·罗素·罗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则成为维吉妮亚的教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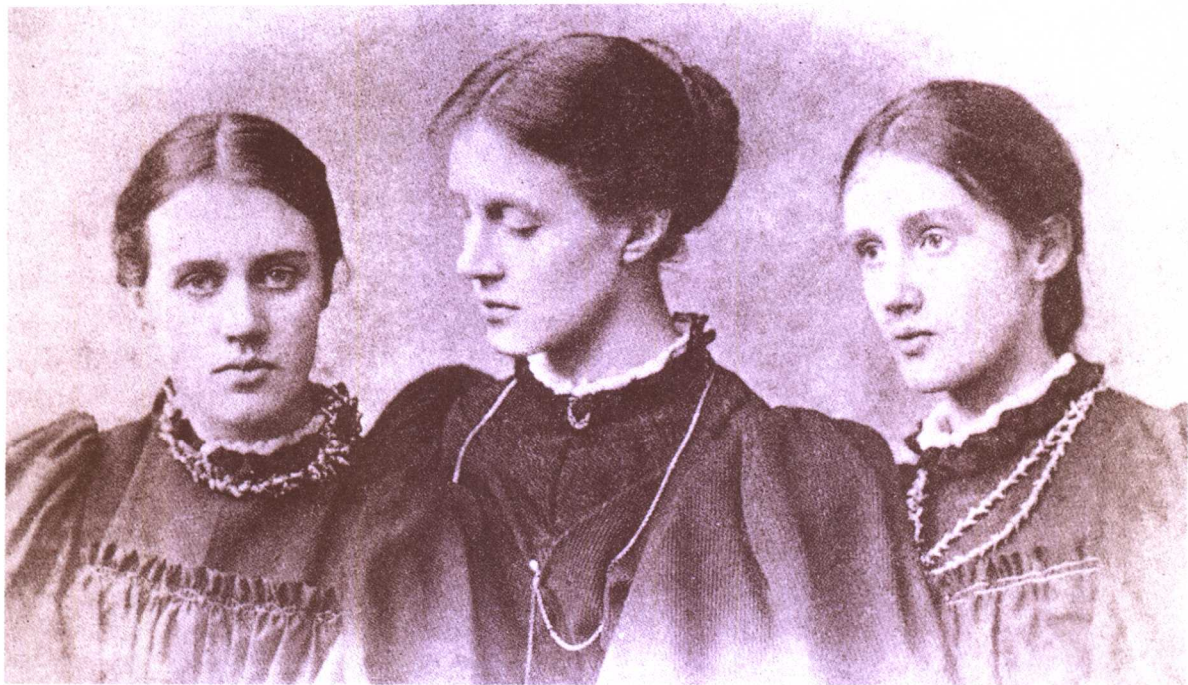
维吉妮亚在文艺氛围中长大。她的父亲拥有一个庞大的书库，并且一开始便精挑藏书，以导引维吉妮亚强烈的阅读欲望；不过维吉妮亚十五六岁时，其父对她的聪慧和眼光便已感到印象深刻，因而允许她自由进出书库。在维多利亚时代，这对一个女孩子来说，确实是种绝无仅有的自由，并对她日后成为一位作家的养成过程，有着极大的助益。就英国文学来说，似乎当时的维吉妮亚是无师自通的；但不久之后，她接受了拉丁文和希腊文的私塾教育，老师是珍妮特·凯斯(Janet Case)和沃尔特·佩特[译注：Walter Pater，英国散文作家和评论家，其精美的散文体裁对同时期的唯美主义流派有重大影响]的妹妹克拉拉(Clara)。这对任何时期的女孩子来说，都称得上是一种人文教育了；不过，正如《一间自己的屋子》(A Room of One's Own)一书里清晰显示：她自己身为女性因此必须待在家里接受相当局限的教育，而她哥哥索比只因身为男性便可以在剑桥享受昂贵教育的所有好处，对此维吉妮亚从来没有克服那股愤恨的情绪。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位于海德公园大门二十二号的书库在维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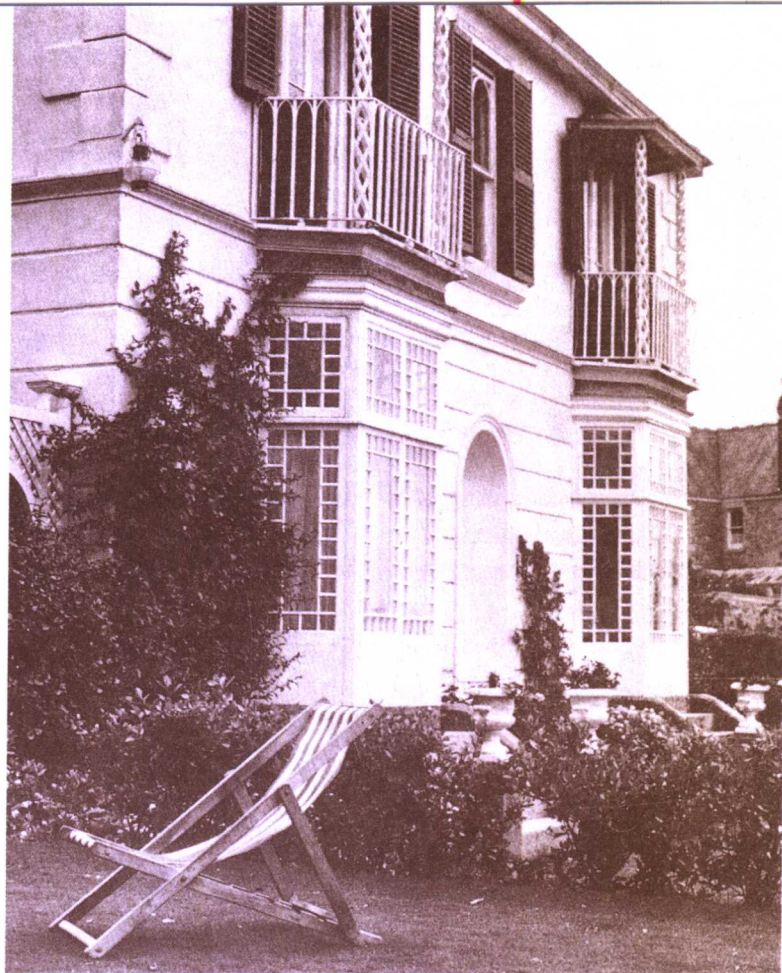


索比·史蒂芬，维吉妮亚·史蒂芬的哥哥。

凡妮莎·史蒂芬、斯特拉·达克渥斯，以及维吉妮亚·史蒂芬，时约一八九六年。



位于圣艾维斯的塔兰德宅邸：史蒂芬家族于世纪交叠时的度假房舍。



妮亚心智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主要作用；我们也可以几乎肯定地说，在康沃尔(Cornwall)这个地方的度假经验，排山倒海地冲击了她的想像力。维吉妮亚出生那年，她的父亲买下塔兰德宅邸(Talland House)，位于圣艾维斯(St Ives)的湾边高地，并从那时起，一直到茱莉亚去世之前，整个家族每年都会在夏末时分移居该地。孩子们都感到非常兴奋，而划船、钓鱼、海边嬉戏、白天看船只来来往往、晚上看戈德里维灯塔(Godrevy Lighthouse)发射明亮光束的种种乐趣，则深深地钻进他们的记忆之中。对维吉妮亚来说，这些乐趣则转换成她艺术的象征，不只出现在《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虽说此例最著名)，它们还出现在《雅各的房间》(Jacob 's Room)以及《海浪》(The Waves)。“啊，何其美丽！”拉姆齐夫人(Mrs. Ramsay)在《到灯塔去》中惊叹。“因为大片的蓝色海水就在她面前；灰白老旧的灯塔，远远的，严峻的，位于中央；而右侧，极目所见，偃偃落落的，轻

柔浅褶着，绿色的沙丘和其上狂野流淌的青草，总像是正逃入某个月光国度，杳无人迹。”又有什么比南西(Nancy)涉水走向“她自己的岩石”并在岸边寻找“她自己的小水潭”的这个段落更能完美表达未受破坏的童年惊喜：

她蹲下来，摸到了平滑的橡皮似的海葵，它们像一团胶冻一样黏在岩石边上。她蹲着出神，把小水潭变成一片汪洋大海，把鲛鱼当作鲨鱼和鲸鱼，她举起手来，就像在这小小的世界上空一片巨大的浮云，遮蔽了阳光，她就像上帝一样，给千百万既无知又无辜的生命带来了黑暗和荒



维吉妮亚和凡妮莎·史蒂芬在圣艾维斯玩板球，一八九四年。

凉。然后，她突然移开手掌，让阳光倾注下来。在延伸出去的、十字形的、白晃晃的沙滩上，一只奇幻的海中巨兽正昂首阔步，它身上饰着花纹，手戴铁手套(她还在扩大那水潭)，滑进了山脚边巨大的罅隙……。

圣艾维斯不只有大海的美景，还有板球的乐趣，维吉妮亚在这项运动的优异表现让所有人惊讶，封她为“魔投”(demon bowler)。此外还有出外抓蛾的夜游活动，许多年之后她在长篇散文《阅读》(Reading)中生动地写下夜游情景。

文艺家庭里孩子们常迫不及待地想要效仿大人。维吉妮亚和索比因而创立一份手写的期刊相互交流，《海德公园大门新闻》(Hyde Park Gate News)，打算每周出刊。第一期编纂的时候，维吉妮亚只有九岁，而索比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我们由此可以相当无误地认定其中几乎全部的写作皆出自维吉妮亚之手。这份刊物只有几期留存下来，但似乎在一八九五年四月时确定告终。早先几期中有项特色饶有趣味且天真好笑，那便是维吉妮亚的一篇连载——《伦敦人的

圣艾维斯的戈德里维灯塔：《到灯塔去》的中心意象。

